

药都奇缘

□贾如艳

“可是我的心没有在这里，早就随着她走了！”刘文元痴痴地说。

“心在哪里我不管，人在我这里就行了。我要的就是你的人，我早晚也会让你的心回到我这里来！”周菱叶看着刘文元似醉非醉的脸，冷冷地回道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你要一个没有心的人干什么？人没有了心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一副臭皮囊，有何用？”刘文元扭脸问道。

“这个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我得不到你的心，我就要先得到你的人，否则，我就真的什么也得不到了。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岂不是太可惜了？你的酒醒得怎么样了，要不要我帮你醒醒酒？”周菱叶说完俯下身，拍了拍刘文元的脸。

一阵酒劲突然冲上头来，刘文元晃了晃身子，眼前的周菱叶变得模糊不清起来。

“我想帮你醒醒酒，和我双宿双飞，这样才不辜负今晚的良辰美景！”周菱叶转过身拿来一盘熏香，对着红烛点燃。

“这是用玫瑰花和茉莉花制成的，里面添加了牛角花，今晚我们点燃它，就可以逍遥入梦了！”周菱叶说着，把点燃的熏香放到刘文元鼻下。

“你闻闻，香不香？”刘文元醉眼朦胧地嗅了嗅，神志更加模糊不清。

“香……香……真香啊！”刘文元喃喃自语着闭上眼，倒下身去。

周菱叶转过身把熏香放到桌子上的小香炉里，然后躺

100

药都奇缘

□贾如艳

“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我也知道你心里还放不下一个人，昨晚在梦里你一直喊着她的名字。可是，你想过没有，既然我们已经成了亲，你就是我的男人了，你心里再想着别人是不是有点过分？”周菱叶冷冷地说道。

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在我们没有成亲以前她就已经存在了，而且在我心里扎了根，我没有办法忘掉她！”刘文元也有些冰冷地回道。

“呵呵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？”周菱叶直视着刘文元。

“不是我非要娶你，而是你非要嫁我，飞蛾投火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如果不是你们周家以祁州堂的事相挟，我们怎么会这么快就成亲？我心里早就有了别人，整个祁州城都快传遍了，想必你也不会没有耳闻吧？”刘文元迎着周菱叶的目光回道。

“是的，这件事我早就听说过，但只要你们以后不再纠缠不清，过去的事我可以不再追究。俗话说，夫妻同心，黄土变金，只要我们俩以后一心一意地过好日子就行了。至于你刚才说的我们周家以祁州堂的事相挟，这是错误的。我是久闻你的大名，也早就对你心生爱慕之情，但要说我们周家以此要挟你与我成婚，这未免也太高看你自己的了！我们周家帮你们刘家，只是为了祁州的百姓要看病吃药。祁州堂被封，百姓有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，我看着心里难过。至于其他的，是你想多了！再说了，我堂堂一个

101

到了刘文元的身边，心里冷冷地哼了一声。

“哼，别跟我说什么心有所属，我只相信现在拥有！”想到这里，周菱叶紧紧搂住刘文元……

夜已深，一对红烛渐渐燃尽。

第五十五章 春梦醒来悔意迟

第二天，天光大亮，刘文元才从睡梦中醒来。

他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赤身躺在崭新的床铺上，身边的新人不知道何时早已经洗漱完毕，正坐在梳妆台前对镜梳妆。

刘文元眨了眨眼睛，想努力回忆一下昨晚发生的一切，但脑子里除了残存的一点酒后昏沉外，其他的都随着一夜沉睡烟消云散了。

“你醒了，快起来吧，起来我们一起去向母亲请安！”周菱叶在镜子里看见刘文元正呆呆地望着自己发愣，转过头对他莞尔一笑。

“你昨晚睡得可好？听你一夜鼾声，睡得很沉，所以今早没敢打扰你。合欢刚才过来请吃早饭，我说你昨晚累了，要多睡会儿。”周菱叶自顾说着，想起昨晚的事，不禁红了脸。

“哦，我是有点累了，睡得很沉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刘文元有点心虚地一边说着一边穿衣起床。

“呵呵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？说得好轻巧，你不会也忘了我们昨天已经成亲了吧？”周菱叶转过身，说话一副嘲讽的口吻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！”刘文元一下子红了脸。

名门千金，嫁给一个药商，是下嫁而不是高攀，这一点，我想你们刘家里应该更清楚！”

“好了，大喜的日子，不要因为别的事弄得彼此不愉快。其实，无论你心里想着谁，你的人总是在我里，这就够了。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！”随后，周菱叶喊来陪嫁丫头紫槐：“去帮我把那两个香囊拿来。天气就要热了，送给老夫人一个，驱蚊降火。”

紫槐答应一声，不一会儿便拿来两个绿色缎纹的香袋。

“这香囊是我特意用上好的绸缎缝制的，里面装有白芷、艾叶、辛夷、薄荷、冰片等中药香料，能散发出天然的香气。夏天戴在身上有开窍醒神、化湿醒脾、辟秽悦神等功效。”周菱叶一边说着一边从紫槐手里接过一个香囊，亲手给刘文元系在腰带上。

“我不习惯佩戴这些东西，你还是留着自己戴吧！”刘文元推辞着说。

“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，一针一线缝制而成，一点心意，你难道忍心不收下吗？”周菱叶看着刘文元的眼睛问道。

“哦，那……那就谢谢你了！”刘文元突然有些心虚地说道。

“以后不用对我这么客气了，我们是夫妻嘛，夫妻就要同心同德，亲亲热热，太过客气反倒显得有些生疏了。”周菱叶一边说着一边帮刘文元拿过鞋子。

刘文元看着周菱叶对自己如此贴心，内心不由得生出一股歉意。这个女人已经成了自己的妻子，自己内心再有多少不甘和后悔也早已晚矣，她刚才的一番话，于情于理也算是尽意了。

燕赵奇侠韩福元

□闫振声

这是西厢房，在刚进大门的左右两侧还有几间，共有20间左右。这两间算作门房，里外相通，里间是守门人的寝室，来客等候召见在外屋，蒋家的下人们会客也在这里。会客室备有坐具、条案、次茶、开水等，还有文房四宝供客人留言或写拜见帖子用。

福元正同老人说话，这时进来一个男人，脚步轻盈利落，人到面前了才知道。来人40岁左右，瘦高个子，穿灰色棉长袍，戴黑绸帽盔，长脸，眉毛浓黑，眼睛明亮有神。

福元起身想打招呼，见守门老人向那人弯了弯腰，转身对他说：“这是俺们大管家。”又指着福元对管家说：“这位是蒋庄村韩福元——韩大侠。”

管家迈进门槛那一刻打了个愣，心里说：“好个英俊威武的年轻人，这一定是韩福元了，难怪人们传说得那么神乎其神！”

的确，福元今天虽然穿着婢子做的紫花粗布棉长袍，普通人打扮，但是身上那股子英豪儒雅气势格外逼人、吸引人。见管家看自己，他站起身，拱手施了个礼：“多有打扰，我想见贵府的蒋老爷，还请大管家行个方便。”

“韩大侠请稍候，我去看看老爷在不在。”管家笑着还了礼，同时伸出一只手示意请客人坐下，掉转身迈着轻巧的碎步出去了。

管家小跑溜丢来来去去三趟，最后才高兴地说：“韩大侠，俺们老爷有请。”

三个人走出会客室，守门老人说打点水饮饮马。福元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跟着管家来到院子深处刚才看到的楼房前面。楼的门上有块匾额，上面“藏书阁”三

个大字，福元认得出是颜体，方正茂密，雄浑厚重。匾下站着一位老人，正向这边张望。

那老人身材高大，气宇轩昂，尺余长的银白胡须胸前冉冉飘拂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今天要见的蒋财主蒋一雄——蒋家第五代当家人。虽然福元不曾与他谋面，但是对他的长相、脾性及喜好早有耳闻，关于他的奇闻趣事也听到过不少。

蒋一雄是个稳健型守业人，当家主事已经20多年了。他接手后，家业稳中略有开发。年轻时捐了顶子，素金顶戴，正七品知县，但是没有出任。其原因是区区一个知县在蒋家人眼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露水珠、芝麻粒小官，花银子捐功名图的是进衙门不用行跪拜大礼，并没想靠此升官发财显势扬名。

福元还听说蒋一雄从小习武，有一身过硬的本领，多年来却喜文好雅，在乡绅群里总以文人雅士自居。平日里喜欢看诗书，记一些诗词歌赋，遇有机会就显示一下——我，蒋某人，不但有钱有势，而且还文采斐然。

他有个习惯，遇有不熟悉的人求见，常叫客人对句子。如果对不上来或是对得不好，他会干巴巴利落脆地说一声“免见”。在他看来，会见不学无术的庸人，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，还有失自己的身份。

福元想起这些，不由得又联想到刚才对句子的情景，觉得蒋一雄怪怪的，挺有意思。

这时，蒋财主哈哈笑着拱手阔步走过来，也不等管家介绍，亮开洪钟般的嗓门说：“韩大侠，果真并非浪得虚名！文才武略及气度，真是非同凡响，老朽与你一比，简直是年迈昏庸、百无一用了！”

168

燕赵奇侠韩福元

□闫振声

他说话好像对着水缸，瓮声瓮气，震人耳鼓。

福元急忙快走几步，抱拳施礼，连声说：“久仰前辈大名。前辈德高望重，福元今日贸然来访，多有打扰。恕罪！恕罪！”

蒋财主六十开外年纪，身穿青缎棉袍、蓝绸小褂，脚踏厚底棉靴，长得虎背熊腰，国字脸，宽鼻阔嘴，一笑露出两排大马牙。两只龙眼似寒潭秋水，清澈有神，一条花白大粗辫子垂在背后。尽管此刻他躬身俯首，一副礼贤下士十分谦卑的样子，但是，福元却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傲气和霸气。

会客厅在一楼，管家打起门帘，蒋财主把福元让进屋。

好大的一间屋子！抵得上三间房，窗明几净，亮堂堂。靠东墙摆着一个黄花梨八仙桌子、两把紫檀太师椅，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画，是南宋李唐的《虎啸松风图》。画两旁有副对联：虎啸雄风起，松吟祥云生。口气大，气势非凡，平常人家是不会挂这样的画和对联的。对联是隶书《张黑女碑》体，雄健峻宕朴茂，后来听主人讲说福元才知道，是蒋财主自拟求人写的。

挨北墙和西墙摆着五层格子的书架，架上摆满了经史传赋和诸子百家的著作，分门别类，齐整有序。地上三个青花瓷画缸，插满了名人字画。屋子当中偏南有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案，上面有笔砚、字帖、宣纸等，旁边立着一

个大笔架，挂着大中小各式各样的毛笔，不下三四十支。

家具摆设做工精湛，样式典雅古朴，福元也辨别不出都是哪朝哪代的。屋里弥漫着浓烈的墨味和古书、古家具气味，每样东西都宣示着主人是一个满腹经纶、博学多才的人。福元忍不住咳嗽了两声。

蒋财主和福元谦让几句，分宾主在八仙桌两旁坐下，管家上了茶。

蒋财主说：“你办那件事情去吧。”管家答应一声，侧着身子、蹑悄着步出去了。

蒋一雄站起身，庄严肃地拱拱手：“韩大侠，为三年前的事，老朽向你赔罪了。”

福元笑了一下，急忙起身还礼：“早已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。当时只怪晚辈年幼无知，是我罪有应得，理应向前辈谢罪才是。”

蒋财主坐下，一只手扶着案角，上半个身子探过来，生气地说：“是老朽管教不严。下人私下结交江湖恶人，用下三滥手段害人，坏我蒋家声望，次日即被我逐出了家门。”说着气愤地用厚实的手掌狠劲拍了一下，震得案上的茶碗茶壶蹦跳起来，福元急忙伸手拢住。

蒋财主并不在意，仍旧怒气冲冲：“老朽平生最恨的就是这样的江湖败类！有本事，真刀真枪地拼个你死我活！就算败了，也不愧为正义人君子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事情正大光明才是！”

169